

轉耗其血似是而非誰其辨之夫脈之充也色之華也皆氣與血之爲也以脫血故致令氣亦易脫每每上升胸膈喘促脹悶不利於語言行持雖舉發有時然非細故矣廼用行氣藥以取快何異操刀使割耶誠欲氣不上升無過於血日滋長暗將浮游之氣攝入不息之途乃爲良治然胸膈肺胃間頑痰膠結既阻循環又難培養似乎痰不亟除別無生血之法矣不知此症而欲除痰痰未必除氣已先盡不得之數也從來痰藥入腹其痰不過暫開復閉勞而無功吾於此每用乘機利導之法先以微陽藥開其痰繼以純陰峻投如決水轉石亟過痰之關隘迨至痰之開者復閉所用生血之藥蚤已從天而下日續一日久久而血生血生而氣返血室如浪子歸家轉能興家所藉以驅

膠結之痰者卽此氣也此際已加除痰之藥庶幾痰去氣存累
年之疾至是始得安痊耳然飲食最宜致慎不但肥甘生痰厚
味傷陰已也人氣自平旦至日中行陽二十五度飲食易消故
不成痰自日中至合夜行陰二十五度飲食不消故易成痰釋
教以過午戒食其大藥王護身之一則歟進之調攝尤爲緊關
蓋賢人嘗以秋冬養陰秋者於時爲收冬者於時爲藏法天地
之收藏而寧茹勿吐寧拒勿迎寧早卧毋早興蟄蟲尙知閉戶
豈君子可無居室之功耶况乎欲血不再脫尤貴退藏於密耶
又况乎厥陰肝木受病其憔悴之色見於三時者猶可諉之病
色至春月發榮之時更何諉耶然春月之榮不自春月始也始
於秋冬收藏之固設冬月水臟所儲者少春月木卽欲發榮其

如泉竭不足以溉苞稂何故失此不治至春病危始圖之則萬無及矣

胡亙臣先生曰捫虱而談可驚四座

爲顧梅先議失血症治并論病機

顧梅先年二十餘歲身軀肥大平素嗜酒邇來鰥居鬱鬱壬午孟夏患失血症每晚去血一二盞至季夏時去血無算面色不見憔悴肌肉不見消瘦診其脈亦不見洪盛晝夜亦不見寒熱但苦上氣喘促夜多咳嗽喉間窒塞胸前緊逼背後刺脹腹中悶痛躁急多怒醫以人參阿膠治失血成法用之月餘逾增其勢更醫多方以圖用膏子之潤上而氣時降也用牛膝黃柏之導下而血時息也及服酒研三七少許則血止而咳亦不作但

未久血復至咳復增又以爲龍雷之火所致思用八味丸中之
些微附桂以引火歸原總繇未識病情也請因是症而益廣病
機焉人身血爲陰男子不足於陰故以血爲寶是以失血之症
陰虛多致發熱面色多致枯黑肌肉多致消瘦今病者不然豈
其有餘於血哉以病爲飲醇傷胃胃爲水穀之海多氣多血二
十餘年水穀充養之精華以漸內虧而外不覺也胃脈從頭至
足本下行也以嘔血之故逆而上行則呼吸之音必致喘急矣
胃之氣傳入大小腸膀胱等處亦本下行也以屢嘔之故上逆
而不下達則胸腹之間必致痛悶矣胃氣上奔嘔逆橫決則胸
中之氣必亂至於緊逼痛楚則亂之甚矣胸中之位舍有限其
氣無處可容勢必攻入于背以背爲胸之府也至於肩髃骨空

鑽如刀刺則入之深矣故一胃耳分爲三脘上脘氣多下脘血多中脘氣血俱多今胃中旣亂氣血混矣不但胃也胃之上爲膈其心煩多怒者正內經所謂血并於膈之上氣并於膈之下致然氣血倒矣所以內經又言血并于陽氣并于陰乃爲熱中又言痺成爲消中痺卽熱也消中者善食多飢而肌肉暗減也病者之嗜飲爲熱積胃中其不病消中而病嘔血者何耶內經又以胃脈本宜洪盛反得沉細者爲胃氣已逆若人迎脈盛則熱聚于胃而内生癰今胃脈已見沉細其不成胃癰而成嘔血者又何耶不知病者嘔血之源與此二者同出異名耳熱積於中卽爲消血積于中卽爲癰而隨積隨嘔則爲此症揆其致此之繇必以醉飽入房而得之蓋人身氣動則血動而構精時之

氣有乾坤鼓鑄之象其血大動精者血之所化也灌輸原不止胃之一經獨此一經所動之血爲醉飽之餘所阻不能與他經之血緝續于不息之途是以開此脫血一竇今者竟成熟路矣欲治此病不如此其分經辨症何從措手乎豈惟經也絡亦宜辨胃之大絡貫膈絡肺不辨其絡亦孰知膈間緊迸肺間氣脹痰膠爲胃病之所傳哉當此長夏土旺不惟母病而子失養抑且母邪盡傳於子至三秋燥金司令咳嗽喘滿之患必增不急治之則無及矣今歲少陰司天少陰之上熱氣主之運氣熱也夏月適當暑熱時令熱也而與胃中積熱合煽其虐不治其熱血必不止然不難血之止也第患其止而聚也聚於中爲蠱爲癰猶緩也聚於上爲喘爲厥則驟也惟遵內經熱淫血溢治以

鹹寒之旨爲主治鹹能走血寒可勝熱庶於消渴癰疽兩患可
無妨碍然必先除經病務俾經脈下走經氣下行後乃可除絡
中之病譬溝渠通而行潦始消也未易言也

病者嘔血經久無法可止父兄敦請僕往救治告以必須議
病不議藥方能用子乃定是案用玄明粉化水煮黃栢秋石
化水煮知母以清解蘊熱而消瘀化疽加甘草以調其苦獨
取鹹寒氣味進四劑而血止可謂神矣醫者果然破藥性太
寒渠家果不終其用延至八月病者胸脇高腫數圍肺內生
癰寒熱大作喘咳不休食飲不入俯几不敢動移以致臀肉
磨穿危在呼吸百計強與醫治斷不應命父兄因生仇恨再
求爲其所難以曲盡人情只得極力治之變症蠡出通計免

於五死而得五生病者不戒兼啖生冷肺復生癰一夕嘔痰如猪膽狀者百十餘枚一臟兩傷竟至不起僕焦勞百日心力俱殫第無如末流難挽何哉

胡占臣先生曰向傳顧病治愈競稱神僊其後未免以成敗論矣倘用鹹寒時遇有識者讚之何至渴而穿井鬪而鑄兵耶然此案堪自傳也

面論顧季掖乃室竒症治之奇驗

顧季掖乃室仲夏時孕已五月偶爾下血醫以人參阿膠勉強固其胎又經一月身腫氣脹血逆上奔結聚于會厭胸膈間食飲纔入觸之痛楚轉下艱難稍急卽連粒嘔出全如噎症更醫數手咸以爲胎氣上逼脾虛作腫而成膈噎也用人參之補五味

之收爲治延至白露節計孕期已八月而病造極中之極呼吸將絕始請余診毫不洩露病狀其脈尺部微瀼難推獨肺部洪大無倫其喘聲如曳鋸其手臂青紫腫亮若毆傷色余駭曰似此凶症何不早商季掖曰昨聞黃咫旭乃室有孕而膈噎得遇良治而愈是以請救但內子身腫氣急不識亦可療否余曰此症吾視若懸鑑不必明言以滋驚恐姑以善藥一二劑通其下閉上壅可也季掖必求病名余曰上壅者以肺脈之洪大合於會厭之結塞知其肺當生癰也下閉者以尺脈之微瀼合於肉色之青腫知其胎已久壞也善藥者瀉白散加芩桔之苦以開之不用硝黃等厲藥也服一大劑腹卽努痛如欲產狀季掖曰產乎余曰肺氣開而下行數時閉拒惡穢得出可也奚產之云

再進一劑身腫稍退上氣稍平下白汚如膿者數斗裹朽胎而出旬餘尚去白汚并無點血相間可知胎朽腹中已近百日蔭胎之血和胎俱化爲膿也病者當時胸厭俱開連連進粥神思清爽然朽胎雖去而穢氣充斥周身爲青腫者未去也胸厭雖寬而肺氣壅遏爲寒熱咳嗽者未除也余認真一以清肺爲主旬餘果獲全痊

顧生升恒曰先生議內子病余甚駭爲不然及投劑如匙開鑰其言果驗朽物旣去忽大腫大喘可畏先生一以清肺藥批郅導窾病邪旋即解散不二旬體復康平抑何神耶內子全而老母不至尸穢幼子不至啼饑此身不至隻影厚德固難爲報耳因思譚醫如先生眞爲軒岐繼後世俗之知先生

者卽謂之謗先生可也然而百世之下猶當有聞風興起者
矣

崑庠晚學顧升恒季掖甫謹識於案末

面論姜宜人奇症與交腸不同治法迥異

姜宜人得奇症簡本草經疏治交腸用五苓散之說以爲神秘
余見之辨曰交腸一症大小二便易位而出若交腸然古用五
苓治之專爲通前陰而設也若此症閉在後陰二便俱從前陰
而出擬之交腸誠有似是而非者况交腸乃暴病驟然而氣亂
於中此症乃久病以漸而血枯於內有毫釐千里之不同安得
擬之原夫疾之所始始于憂思結而傷脾脾統血者也脾傷則
不能統攝而錯出下行有若崩漏實名脫營脫營病宜大補急
固乃誤認爲崩漏以涼血清火爲治則脫出轉多不思天癸已

盡潮漲已絕萬無是病其年高氣弱無血以實漏卮者毫不念也於是胞門子戶之血日漸消亡勢不得不借資不仰給矣借資於大腸轉將大腸之血運輸而滲入胞囊久之大腸之血亦盡而大腸之氣附血而行者孤而無主爲拳爲塊奔疼渙散與林木池魚之殃禍同矣又如救荒者剝鄰國爲立盡之墟所不顧矣猶未也仰給于胃脘轉將胃脘之血吸引而滲入胞囊久之胃脘之血亦盡下脫之血始無源自止夫胃脘之血所以榮週身而灌百脈者今廼暗歸烏有則苞稂失潤而黍離足憂血盡而止較之血存而脫又倍遠矣故血盡然後氣亂氣亂然後水穀舍故趨新舍寬趨隘江漢兩渠併歸一路身中爲之大亂勢必大腸之故道復通廼可撥亂返治與五苓一方全無干涉

又况水穀由胃入腸另有幽門泌別清濁今以滲血之故釀爲穀道是幽門闢爲坦徑矣尙可用五苓再關之乎又况五苓之切陰爲亡血家所深戒乎今之見一病輒有一藥橫於胸中與夫執成方奉爲靈秘者大率皆誤人者也若宜人之病余三指纔下便問曰病中多哭泣否婢媼曰時時泣下乃知臟燥者多泣大腸方廢而不用也交腸云乎哉今大腸之脈纍纍而現於指可虞之時其來春棗葉生乎棗葉生而言果驗

胡貞臣先生曰此等症他人不能道隻字似此河漢無極而更精切不可移易爲難能矣

治陸令儀尊堂肺癰奇驗

陸令儀尊堂平日持齋腸胃素枯天癸已盡之後經血猶不止

似有崩漏之意余鑑姜宜人交腸之流弊急爲治之久已痊可
值今歲秋月燥金太過濕蟲不生無人不病咳嗽而尊堂血虛
津枯之體受傷獨猛胸脇緊脹上氣喘急臥寐不寧咳動則大
痛痰中帶血而腥食不易入聲不易出寒熱交作而申酉二時
燥金用事諸苦倍增其脈時大時小時牢時伏時弦緊服清肺
藥如以勺水沃焦無裨緩急諸子徬徨無措知爲危候余方明
告以肺癰將成高年難任於是以葶藶大棗瀉肺湯先通其肺
氣之壅卽覺氣稍平食稍入痰稍易出身稍可側大有生機余
曰未也吾見來勢太急不得已而取快於一時究竟暫開者易
至復閉迨復閉則前法不可再用迄今乘其暫開多方以圖必
在六十日後交冬至節方是愈期蓋身中之燥與時令之燥膠

結不解必俟燥金退氣而肺金乃得太寧耳令儀昆季極懇
力治之此六十日間屢危屢安大率皆用活法斡旋緣肺病不
可用補而脾虛又不能生肺肺燥喜於用潤而脾滯又艱運食
今日脾虛之極食飲不思則於清肺藥中少加參朮以補脾明
日肺燥之極熱盛咳頻則於清肺藥中少加阿膠以潤燥日續
一日扶至立冬之午刻病者忽自云內中光景大覺清爽可得
生矣奇哉天時之燥去而肺金之燥遂下傳於大腸五六日不
一大便略一潤腸旋即解散正以客邪易去耳至小雪康健加
殮倍於曩昔蓋胃中空虛已久勢必加殮復其水穀容受之常
方爲全愈也令儀昆季咸錄微功而余於此症有退思焉語云
寧醫十男子莫醫一婦人乃今寧醫十婦人不醫一男子矣

胡貞臣先生曰還丹不過九轉舉世模之不就陳詮可襲活法固難通也

議郭台尹將成血蠱逝症

郭台尹年來似有勞怯意胸腹不舒治之罔効茫不識病之所存也聞僕治病先議後藥姑請診焉見其精神言動俱如平人但面色痿黃有蟹爪紋路而得五虛脈應之因竊疑而詰之曰足下多怒乎善忘乎口燥乎便秘乎胸緊乎脇脹乎腹疼乎渠曰種種皆然此何病也余曰外症尙未顯然內形已具將來血蠱之候也曰何以知之曰合色與脈而知之也夫血之充周於身也榮華先見於面今色黯不華旣無舊恙又匪新疴其所以憔悴不榮者何在且壯盛之年而脈見細損宜一損皮毛二損

此等
奧義
今人
說不
出全

肌肉三損筋骨不起於床矣乃皮毛肌肉步履如故其所以微
弱不健者又何居是敢直斷爲血蠱腹雖未大而腹大之情形
已著如瓜瓠然其日趨於長也易易耳明哲可不見機於早耶
曰血蠱乃婦人之病男子亦有之乎曰男子病此者甚多而東
方沿海一帶比他處更多醫不識所繇來漫用治氣治水之法
嘗試天枉不可勝計總緣不究病情耳所以然者以東海擅魚
鹽之饒魚者甘美之味多食使人熱中鹽者鹹苦之味其性偏
於走血血爲陰象初與熱合不覺其病日久月增中焦冲和之
氣亦積漸而化爲熱矣氣熱則結而血始不流矣於是氣居血
中血裏氣外一似婦女受孕者然至彌月時腹如抱甕矣但孕
系於胞中如熟果自落蠱蟠於腹內如負贅難療又不可同語